

久而不動泥沙自沈清明之性鑒于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情將復爲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爲邪邪既爲明所覺矣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爲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况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邪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脩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非書矣

復性書下篇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

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眊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邪

平賦書一篇

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及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

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旣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雖耕之而

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邪故輕斂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已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

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翽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凡為天下者眠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眠百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古者為步古之尺小為茲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尺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步六寸二分五釐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畝與此時不同從俗之數則易行也一畝為古之田三畝

三百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頭五頭四頭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為頭方一里為田九頭茲時方一里為田五頭四十畝為古之田一十畝也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萬四千畝為古之田一千畝也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萬四千畝為古之田一十畝也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萬四千畝為古之田一十畝也方里之內以畝為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餘為閭井屋室茲時里既加大一畝之田為古之田三畝則十畝之田為古之田三十畝校

其多少亦相若矣

凡百里之州為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
 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
 通遂溝澮之所渠大計不過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
 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
 之高山大川則棹其中長綴短而重之一畝之田以
 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歲不下粟
 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
 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
 途通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
 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

五百六十頃也

畝率十畝粟一石為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
 百石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
 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田間樹
 之以桑凡樹桑人百之所沐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
 于帛桑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
 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
 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
 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
 大塗通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
 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

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率十取一匹帛爲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入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困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饑歲并入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困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

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當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旣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入疾者皆樂其居屋室相鄰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強暴之兵不敢凌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

其君其君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
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此之
謂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下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羨校

古文丙 摠六十七篇

鹿門隱書六十篇 皮日古漁父四篇 劉琬

時議三篇 元結

鹿門隱書六十篇 并序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
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
王能旌山夫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或曰仲尼脩春

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歧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坼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墜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能羆走及虎兇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而虐物貪勇以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用觚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泥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蛇豕民爲淫賊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

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讌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歧哉

民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

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於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爲取反取爲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信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便毒於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自保况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獍獠尚猶類人况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爲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迹而生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

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爲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者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以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焉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兇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

爲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速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兇乎蛟龍乎是天之不爲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兇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爲心之駟僮焉

君子不爲其所不爲小人爲其所不爲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繫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
苟當窮能繫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
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今道有赤子將為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必
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室有
色婦有欲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
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
子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為隘矣擇和於下惠和
於天下不為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為大
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
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
文明禪之噫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
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蛟龍禪於潤
澤也昆蟲禪於地氣也雲物禪於天候也而况於聖
人乎况於鬼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
苟不仁而位是不禪於祿食也况能禪於天地乎吾
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燾也
舟之有佗五勅反猶人之有道也佗不安也舟之行
匪佗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佗匪

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位於項項遺位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况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

伯夷不仕非君不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君執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爲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溷吾去溷而取辨者也

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爲心乎爲身乎心則勞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僭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
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已而自卑卑則全
勇多於人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耻也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
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喪已賈豎非
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
惟吏與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
一愛固不勝於百如其為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為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
為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
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
駑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于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

何哉曰亦何異哉伊臯亦人耳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
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
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况夫金
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
法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
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

周公爲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
之人斯禮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亂已之讎而爲直因躬不好者而
爲廉因人不樂者以爲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
斜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
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
知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
道退

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
古之所謂賊民今之所謂賊臣

疴疴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
稔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
可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
正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
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
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脩人不正不見此之謂
四正

鵷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鸞鳩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
之出處亦猶夫鵷鸞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負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
乎尊而驕者不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
矣

或曰將處乎世何如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

尊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友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詘也自尊其已孩孺不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嫉讎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

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旄之家生子而捨乎

陶旄噫吾之道猶弓箕乎陶旄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惟桑弘羊孔僅乎衛青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古之酗酒也爲酒今之酗酒也爲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意錢格塞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古漁父四篇

有後序

劉 說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壯圍山而讎獵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於罟末之年富於澤上及聞叟將殺其子於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陶稼末之年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晦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鉤魚方眠臣鉤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蓋戮於燮理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闕魚亦殷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鉤魚必爭而且畏後其餌然而猶相與眠其鉤豈非君其餌薄乎何戮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爭一舟於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威鬪以薄兩舟果與俱覆明日訟於王王以其罪均也平於二漁既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

勝矣覆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覆所載孰謂勝乎

有置魚於葦間仰見鳴鳶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眦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僞以給一器之魚學僞得盜一澤之利

篇後序

會昌甲子歲余於西塞巖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尚多古文然其三篇甚怪妄淺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四篇余特爲之箋正其文字然前二篇文有高致後二篇則託寓鄙狎以其頗有譏動余亦存之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時議三篇

并表

元結

臣結言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小人之辱故編輿阜之說爲三篇命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逸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爲盜有凶勇之徒攻四方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二京從衛魁帥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凌強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能摧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險奸逆尚餘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或轉徙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

任使天子往在靈武至于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敵無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不能以未安忘危時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爲凶逆傷汗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善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

燕私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
太常脩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
時或不聞而殿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
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威德大業四方貢
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諸臣戲官怡愉天
顏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
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濟弱忍以未安忘危
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
靈武何寇盜強弱可言當天下日無事矣

時議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
曰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存不勝則家
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
貨財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
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
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
聞曰嗚呼吾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
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妻如身能存者皆力役乞
丐凍餒不足况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
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

死生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盜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大明太信而然耳夫大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焉罔上惑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益冤怨如公直亡矣忠信失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詔皆常言及言雖殷勤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今或有仁恤之令憂勤之詔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爲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爲自太古已來致理興化未有言之不行而

能至矣若天子能追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
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
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凡邪小人然
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則帝王常道何爲不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五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漢校

古文丁 摠二十一卷

言語對答十六

拜禹言 李翱

拜嶽言 陳黯

冶家子言 陸龜蒙

齊處士言 袁皓

英雄之言 羅隱

言鑿 李華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對禹問 韓愈

濟為瀆問 李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齊司寇對 程晏 真龍對 盛均

愚溪對 柳宗元 紀梁公對 楊夔

答問諫者 陳黯

經旨五

文道元龜 尚衡 禹誥 陳黯

補逸書 白居易 疑經 司空圖

正尸祭 皮日休

拜禹言 李翱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禹之

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拜嶽言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廼徹蓋整衣馨爐瀝觴頰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邪官邪胡爲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盼響而答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 句 以嶽長群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屹屹崇崇于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

思盡乎余之敬詞之黷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無妄兮爲妄言者之箴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旣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更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墾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苞干戈親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齊處士言

袁皓

齊祖受宋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實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不十逾載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誼懽快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

時而亡吾爲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邪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地之封在於民阜而國殷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有醜溷民時而煮土有禾黍民時盈庾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同百姓憂而聖人然絕句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漢壤旣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時而窺之金玉在山醜溷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而可以田歿無土而及乎泉生則稅蠹而郡鬻邑剋而吏齧吾視宋人

之萍父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土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而謝曰吾將聞執政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勿施吾將狂

英雄之言

羅隱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恒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劉季則曰居宜如

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爲英雄者猶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爲人之所窺者鮮矣

言鑿

李華

晉侯方圖秦旣而有疾秦伯使鑿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鄰國相病大夫何以爲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晉侯而國無害秦伯悅以卿禮遣之和至于晉晉君幄銅鞮之宮憑豐肥倚柔容更衣被珠玉者百許人膳夫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

君以除君疾爲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對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爲過敬惟所擇客曰臣轡而馳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觔果一器脂鱠佐飯而已其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君聲流而陽氣濁而浮色寒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爲也亦不可爲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方寡人客曰臣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海晉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見言之楚也近

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宮丹素燭天仰
 不見空如水漂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搖低昂隨風藹
 藹南極山松不盡乍伏乍起參差高卑流雲重輕或
 滅或明道路緜緜縈山繞川車蓋如軒稍覺登原赤
 霄冒頂舉手靡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冥冥投
 石無聲狀其邪死之內則連山黥以當戶容杳杳而
 業業若堅刃與慢塗呀將拆而復合露封隙之嵌空
 聲小往而大答聳崖峴以日曠呼朗反穿偃仆而雲罽
 烏今反濱江臯衍百里芳草往往白沙日炙晶熒俞皎反
 絳野芊緜走舉蒼連菌輅梗梓橘柚之林密孕元氣

寒暑若一翳不流風幽不漏日狡狙飛走經息百態
 啾啾互號終昕竟晦墜英紛目如雪蔽路四望無人
 移足沒履黃鳥時鳴白鷗飛度臨險瞰江江隗為潭
 虔虔刈凌反不動常有神怪龜魚涵泳露鱗出介纖草
 以颺風颭職琰反波起崩濤迸沫勢不得止精怖魂怕
 毛骨洗初凌反然攀木瞑眸猶懼踣泉頽麓疏冗繁源
 鼻歎支流澹澹鋤耕反合注湯湯晝夜有聲當暑清涼
 透崖撲湍躍而後逝初疑可及忽似無際旋去聲眩廻
 梢胡屑反湖鋪明反泊鋪郭反允宕輓如本反石敵磨火發川
 上纔夷又亞傾沙委浪白煙微蒼通波滿望澹澹濫

濫久而生垠淅淅飛雨冥冥起雲沅湘春生蒼梧日
晚聲與聽盡色隨望遠蘋苕荷華組繡一川愕羽族
之多名紛合散於水間泛隨流而將下時逆浪而復
還喧呼雷駭沈起雲翻兩不相傷貌豫體閑緣涯疊
觀照江成霞碧水漣漪淺深見沙旁經闌闔溢浸欄
檻上有嬪嬙絲音入雲侵杳眇而將絕隨隤風而復
聞齊宋鄭衛之樂張於宮中撞金擊石草木競發堅
城雉坼崇山峰墜鳥獸狂悸淮湖皆沸首共千金
一膳傾千家耻不相及者以粒計倉祿之衆半於平
人秣馬之費倍於租入其餘竒麗之富奉養之侈率

與是侔楚王甚泰而楚人甚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
言未畢晉侯舒氣而仲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爲也何
哉客曰此未足累楚故曰可爲也若張而無厭則不
可爲也晉侯色生乃起斥御者撤膳羞而請曰先生
終說寡人病幸問矣客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
馬理兵于北疆以臨樊邑樊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關
以戰老者則曰君務息人楚恃其富強因後生欲未
足畏也寡君乃發府將賙而四境寡小君以四時之
用爲請寡君曰是出於人而歸於人無人則無國夫
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曰孤不德使

爾父兄子弟不自保於楚師故罄以相勞秦人感君皆泣婦人處子亦請執報楚楚朝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職於秦此先王不戰之術也晉侯泐然以楚事而照於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修好小國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痊晉故曰言罄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齊威王謂阿大夫曰汝孰愈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民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宮者爲近邪夫宮中之近不過爲吾折支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心乎故入宮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爲近也順頤走指出入無方者藝之至也授印于外不必在宮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比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群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

閔天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閒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邪陛下以爲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爲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爲美爲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與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

爭且亂也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授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得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不得從而爲之辭

濟爲瀆問

李 甘

北諸侯來朝過温温令送于温指問水名令曰濟也

侯曰豈濟瀆邪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橫千里渾猛如漲無風或毀船殺人得清淇洹漳之水不加深別爲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爲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寡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別河而潛積沙連塊千里不壓不翳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發山輪海此其所以爲瀆也今河負其強大自積石不捷趨海往來戎狄閒脅涇渭灃漆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

皆濟水所羞也執事豈以大為賢乎侯默然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秦之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

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

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邪霸邪曰

黜其霸以濟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踈乎

惠王曰醯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

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

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

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

胡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拆豈連雞

不能俱止於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寒泉子曰

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

為兵一為鑄鈔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捲父子

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

痛之聲入金石出弦匏聞之者悄感酸屑泣不自禁

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暮得怙怙安卧秦亦厭

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

設有辯曰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

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從成衡敗

東向以背秦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而日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鄙趙即封蘇季子爲武安君六國果奉教秦閉關十五年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辭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鼷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齧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

尾以揮之及鼷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干嚙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况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鼷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爲鼷鼠於齊矣

真龍對

盛均

客有抽時賢待已之禮舉葉君愛龍意於座曰葉公好假而憚其真誠然乎均曰即飛出丹青者殊未真翔來庭宇者愈假矣何則夫靈濟於物無求於物無求於人實龍徒也今聞葉公鱗畫其象則摹形趨之是欲滋乎豢育宛蛇魚類耳真鳥在哉曰然則擾于夏鬪于鄭者非邪曰妖而怪所以幽王青身子產不禮焉率假物矣彼其真龍者道能神化其流多派或蟠于天或巢于田或翼于人或爲馬或爲劍有侔於此靡徒不居其在天也樞紐陰陽不蹉厥常其在田也瞻腴疆土庶彙蕃廡其在人也珠媚心瀾呀成智門其爲馬也巾體柔油徧崇九州其爲劍也鬼淚淫淫秋江萬尋至如挾雲則十雨時濡銜照則三光遞舒是群龍也縣古今而不僵渥生人以無倦聖賢在上將利益於物天下無道必亢悔於時豈獨矯矯欄端露威於葉公而誇爪喙哉是謂妖怪假物也客皺眉而俯不復抽言

愚谿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谿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邪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邪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

連鱸糜解有魚焉劍牙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窺焉故其名曰惡谿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擣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眇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覲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

肆其誣豈終不可革邪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邪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邪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近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又僻廻隱蒸鬱之與曹蠲蚌之與居惟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駸駸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

惟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邪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邪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縮溽暑之爍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放而游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行榛棘僵卧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知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谿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其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紀梁公對

楊夔

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閭闔移六合之志故徐敬業唐之竒等於楊州起兵以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遂引用酷吏開羅織之門以懾伏內外一日狄梁公獨對天后曰吾日用俊臣思止來朝臣知所懼否梁公曰朝廷小人不達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木有一實之蠹將翦樹而棄之乎錦有一點之汙將

全匹而燔之乎養隼者誠欲其鷲於鳥鷲乎鷲於鷲
鳳乎鷲而無別不如不鷲矣天后默然

答問諫者

陳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爲最曰有諫
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邪殷無比干邪曰不謂之
無而功德相遠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
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爲難矣
昔嬴政吞噬群雄以取天下豪梟奢侈古初無比故
非必爲而諫必拒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諫
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囚氣鎖詞是時

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肉視虎狼冰顧鼎鑊諤諤
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由是骨
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
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
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七
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
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
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爲茅先生之徒與問者喜而退
矣

文道元龜

并序

尚衡

天寶初適于平陽平陽太守稷山公則衡之從考舅雅好古道門尚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才其難乎或精文而薄於行或敦行而淺於文斯乃有失其道一至於此顧衡曰吾嘗語爾知言爾其言之衡私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嗣亦藉餘休敢著元龜以叙其事

元龜曰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常孰可以辨地非五常孰可

以化人文之爲道斯亦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闢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爲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爲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爲下等其思全思也可以紀物義也可以動衆德也可以經化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爲之質後乎言言爲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抒情屬詞

以及物及物勝則詞麗抒情逸則氣高高者求清麗者求婉耻乎質貴乎清而忘其志斯乃頽靡之道焉古人之貴有文者將以飾行表德見情署事杼軸乎天人之際道達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奧苟失其道無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而德喪然今之代其多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軌物範衆安邦叙政其難致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龜庶觀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焉

禹誥

陳黯

禹賢益以天下授益采其謳謠之所歸卒讓于啓故啓不由父授而書無典訓黷追其旨作禹誥嗚呼惟位於君惟父於民禪授無䟽親親惟其人德之肖仇敵可道之違昵愛不可苟昔堯舜傳人今吾傳家孰不知其私邪所以然者天人之意然也汝其念之陶者上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完不則毀位者國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治不則亂吾得之惟艱汝繼之無忘其難荷汝後之不克肖宜復于堯舜之道歸于有德勿以吾傳之爲世有之嗚呼不賢而毀其器俾後源私而罪吾也汝其念之

補逸書

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聰予言咨爾先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昇厥牛羊乃既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爲邦者祇奉明神

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顛擠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敵師徒戒車乘敬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龔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疑經

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邪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

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不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爲魯不爲周邪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爲晉侯諱召天子豈可不爲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誠卽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悛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其責貢金倘以取金爲不文曷不曰天王使其來徵貢金亦譏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

王使來絕句求金是使乎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正尸祭

皮日休

聖人知生不足事事之死死不足其思制之生生象其死窮其思也尸象其生極其教也夫禮也者以守闕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拜有酌尸有禱所以立象生之教也今視唐禮皇帝神降而拜象乎妥尸受福于神象乎酢尸嗚呼唐有天下化平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鱗漢蠓魏豈不能守

周孔禮制哉故曰不以加加則弊禮無匝盥之文漢魏以來加之是也以加不以闕者周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王親射也自漢魏已來惟以毛血爲薦是也足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者艾屈建薦之謂乎非禮梁氏祀以蔬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忍使其禮蔽怠廢闕相接至此邪豈天然之使俟吾唐之人補其逸典哉是宗廟祭尸不當廢也已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五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六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羨佺

古文成 總二十四首

讀四

讀荷 韓愈

讀墨子

讀鬼谷子 來鵠

讀司馬法 皮日休

辯九

辯韓 韓愈

辯文 獨孤郁

辯謀 陳黯

辯害 羅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時辯 沈顏

三子言性辯 杜牧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太華仙掌辯 王涯

廬江四辯 盧潘

解十一

進學解 韓愈

仲尼不歷聘解 盛均

文之章解 韋箚

獲麟解 韓愈

國之興亡解 李華

象刑解 沈顏

工器解 程晏

人旱解 盛均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閱

命解 李翱

叛解 李崱

讀荀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
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
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
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
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
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
存而醇者孟軻氏而已耳楊雄氏而已耳及得荀氏
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醇粹要其
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

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予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雄大醇而小疵

讀墨子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賢者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尚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吳

不相悅如是哉予以謂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讀鬼谷子

來 鵠

聖人神疲力盡以行道開禮展樂以告人欲天下不忘乎溫良忠慈敬讓之心也後之明王又增以設學校立廟祀籩豆時修衣冕屨製其天下之書則牆表整整林軸麗麗斯可謂教道之備者也如是猶有不率其勸不由乎道者所以聖人憂其窳墮乃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何訓之示之之

至而訓之示之之難也鬼谷子者鬼谷先生之書也
 六國時所作其教人容動色理氣意之間以詭給激
 訐挑固呼哩離合揣測反覆儉滑之術悉備於章旨
 余讀之知六國之時得術是書者惟秦儀而已亦盜
 祿入國之秘經然自六經已降至于漸醜之後其中
 有數篇者乃今之粉兒乳子亦可與秦儀齒也至如
 押合飛箝押合飛箝皆篇名實時之常態是知漸醜之後不
 讀鬼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嗚呼聖人
 之道設禮樂詩書之多學校廟祀之盛孜孜矻矻則
 何易壞易崩入人之心難邪鬼谷之書三卷而已代

不家有則何自然符合與妙契人心之易邪使天下
 用聖人之道學溫良忠慤敬讓之心得如自然符契
 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抑余瞑目放已陶
 陶入太古風是不可得也昔蒼頡文字鬼爲之哭不
 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爲邪吾今不覺毛磔膽寒者是
 疑今之復有鬼谷新書而懷之則吾不知其備

讀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
 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
 漢魏尚權取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

士為諸侯諸侯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
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為術謂太公術愈
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
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
於君猶子也何異父欲殺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利
哉孟子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後之士有是
者雖不得士吾以為猶士焉

諱辯

韓愈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與賀爭
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

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
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
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
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蒞與丘同音鳥草之名之類是也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
律乎父名晉而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則子不得
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
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周公曰克昌厥後孔子不偏
諱二名孔子曰宋不足徵也又曰其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衛相
完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

昔僧子曰昔者吾友又曰楊表而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

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

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

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

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惟宦官

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諱以諭為近代宗廟諱以機為近代玄宗

諱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

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

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

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

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

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

公孔子曾參者邪

辯文

獨孤郁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為貴也其要在乎彩

飾其字而慎其所為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

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文位乎上人

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

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

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
 聖有作不能不支為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是其文
 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
 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也乎然則易卦之一畫
 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尚多之意邪夫文
 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
 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
 字其可以矣病不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
 富為作文之秘訣是何言之未歟夫天豈有意於文
 彩邪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邪而山

川丘陵不可如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邪而極與
 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
 不然之謂邪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邪夫天地八卦
 春秋確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
 惟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
 絕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子為教苟於聖達
 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何數哉是故
 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
 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
 根者多給曰文與藝嗚呼

辯謀

陳黯

覆載之中曾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爲已而鮮爲人也故有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不得則嫉時怨命噫此真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始無謀而不求利於身也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於子而傳於他人是爲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䟽鑿橫流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爲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殖百穀是爲天下之人謀粒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今語帝王者必首於堯

舜論功德者無出於禹稷風馨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又如何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於謀衣食大者不過於謀祿位進之利天下者或未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道侔於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捨梯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爲不然恐蚩蚩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辯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

辯害

羅隱

虎豹之爲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爲

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鈎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施設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鈎網者也於戲

時辯

沈頌

論者以五帝不迫於三皇時變也三代不迫於五帝時變也五伯不迫於三代時變也孰曰時其在君乎在臣乎在民乎沈子曰在君不在臣不在民在

民不在君臣古若羲若軒若陶若虞時在君也若殷武丁若周武王若齊桓公若晉文公時在臣也若夏之桀殷之紂周之赧秦之二世時在民也故時在君則為皇為帝時在臣則為王為霸時在民則為禽為虜為禍矣夫君德日勤時在於君君德不申時在於民愚故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吁唯明君而能知時之所在乎

三子言性辯

杜牧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

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性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

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爲喻丹朱商均爲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人况生於其室親爲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苟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苟得多矣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敘書

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塲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邪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毆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太華仙掌辯

王涯

西嶽太華華之首峰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爲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旣越龍門遂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寨之壅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跖而北者爲首陽絕而南者爲太華河自此洩茫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惑之乃往觀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

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
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苟有聲可聞形可見非神之
所爲則皆人力之能及也烏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
乎且夫高大厚地登山流川者神之所爲也所言開
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
不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而復絕之始不知終
是不爲神矣且此靈之運爲何古乎在太初開闢之
始乎爲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爲開闢之始
宜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尚無定歸豈止
一河之壅抑而一靈與其道借有其事自爲而著悠

悠乎年代之眇沒其誰也克傳以爲陶唐洪水之際
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于海
豈天地大異之若此典記不以爲文哉天設四瀆宜
有以通不當始遏其流滯撓其和氣及其汨亂而後
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危陷相薄高深相
敵乃有銳而出者爲虎牙偶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巘
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鷄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
說則鷄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
西京至巨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爲該聞精達以

是惑使不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覩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歟爲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盧江四辯

盧潘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秦一天下破國爲郡名地者必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呂楊州之地爲九江鄣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注云在歙縣東浙江出焉海內東經云盧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注云即彭蠡也今

彭澤縣西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鄣江南之鄣由此名也盧江在彭蠡西涯因盧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盡有楊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爲淮南王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爲淮南王賜爲盧江王勃爲衡山王應劭曰盧江故盧子國也考尋載籍古無盧國之名是劭以盧江爲盧戎之地也按左氏傳盧戎亦曰盧在宣城西山中劭誤以中盧之盧爲盧江之盧後人因迷而不悟按漢書諸侯王年表北界淮瀕略盧衡爲淮南顏注云盧衡二山名也衡即今霍山

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舒潯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旣得潯陽潯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景武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爲號不因俗爲廬而名山爲西域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潯陽武帝南巡封俗爲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俞

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浙江出懸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浙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音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流匯于彭蠡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各地爲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爲是

右辯廬江

同食館不知名於何時咸謂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因以為名按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羅與廬戎兩軍之杜注云廬亦為廬廬戎南蠻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注云庸今上庸也今房州上庸即其地傳云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勾澁勾澁楚西境也使廬戢梨侵庸戢梨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顏注云隋室諱忠故改為次又按楚莊王時都郢

即今之江陵由郢而伐西北密邇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廩上下同食哉此非廬江之廬明矣噫夫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末俾後世地因名而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六與蓼皆滅於楚以滅而臧孫辰歎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為後代鑑因更是館名曰建德

右改同食館名

漢書淮南王殺開章葬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春應劭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肥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為二其

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
二百里出壽春西投去聲于淮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
歸異出同曰肥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
過百尋所出唯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
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州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惡
睹其謂夏與肥合者乎合於一源分而爲肥合亦同
也故曰合肥而云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

右辯合肥

按圖記今冶父山在廬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縊
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茲山是也余按杜注及地理

志荊州記皆云冶父城在荊州荒谷西北小城即冶
父城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是也廬非廬戎
之地同食異振廩之所安得復有冶父哉後人妄加
之明矣矧囚於城豈囚於山乎余按今冶父山實有
鐵冶乃作教告縣更名曰冶山不疑

右辯冶父山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
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
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去聲占去聲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

者無不庸肥蒲麻反羅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時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子反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

爲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德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改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平聲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音亡細木爲桷構榱侏儒椳烏回反闌扂丁結反

楔先列各得其施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乎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平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籍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賴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音志已量之所稱去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之不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仲尼不歷聘解

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

財與無君國之命一不聘也當德蝕衰周道徂七國
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
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筭為宗資也且去魯
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
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
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
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文之章解

韋 籌

垂日月所以為天也光盛而形物于地備禮樂所以
成人也言成而著訓于簡非是而光者燭龍耀火亦

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童諛子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
人文自文而之于地之于簡者章也然而文在帝則
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于典舜文明亦章于典文王
性堯舜之文也文治于西伯章于詩易仲尼性堯舜
文王之文而弗帝弗伯也盛章于禮樂經記回性仲
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偃商學仲尼文而之于人也故
樂章武城民而經章魏國君伋性其祖者也參七南反
以學而章于中庸軻性伋者也勤其道而章于七篇
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是畢由人文而章者也未
見不由而章者也有人視影於地者仰而見燭火而不

見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也視辭章於簡者久而見狂濫而不見禮樂則必曰非人文之章也浸有不自文而章諸國卿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孰化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之狀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國之興亡解

李華

為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針灸之若夫扶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終始為惑苟而無恥為明慢於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為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強而潰弱也議於得

失則異寡而同衆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之工觀其燥濕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糊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何主設能憤發則逆爲備豫動開東闌氣沮志衰志亦從化倖於生者炎炎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鷓鼓害翼犬呀毒喙則蛇鳩虎狼之徒其可向邪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爲病者萬焉雖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象刑解

沈顏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凡爲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朴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爲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刵之笞之朴之而不爲畏也何以知其然邪夫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民不知冠之髻之爲勝但見衆而爲慕矣今免者

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爲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朴之而不爲畏也凡民之心知恣其所爲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笞之不足以爲法也何者蓋笞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爲其非矣故不足以爲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爲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爲恥也皆以爲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易其化亦由聖智玄邈深得其理故也

人旱解

盛均

沿灘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譟之昔歲嘗然農利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爲天旱蹇陽肆凶下土祗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饑曷爲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爲時癘曷爲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爲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

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於上刑贖于下百姓焦愁結
成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用
是猶乘攢適海豢羊望翼於何可翼乎太守得書增
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
而太守亦以財禍

工器解

程晏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爲器而
已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
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邪由基豈自斲而
後射之邪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

由基之中業已之爲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
我器旣利旣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
張爲漢之器旣利旣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
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已之爲器也反是者所謂
已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已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
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旣利旣勁矣鴻門之言不用
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
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爲儒者道用警乎
貪民嫉上之臣也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閱

古者以死爲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兇肆之徒壓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其死是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蹙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蹙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彊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弗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

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於其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蹙困窮憂鞠之苦而無暇豫榮顯欣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爲鄆薦蔡京莅京辟李商隱予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壑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冬鑪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之知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楊雄與

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楊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爲余知也哉予感歎碑下歸解於是書之

命解

李翱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知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爲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

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况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叛解

李甘

或曰申恒何讎而叛解曰盜賊富豪讎乎且怵其財而強索之若寃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紵粟也天

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憑葉縣非盜歟恒驚宰相
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爲之乎有賊
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
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
爲輕而不捕則窮人家謀盜矣富人家家遇盜矣
以一夫爲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爲賊矣懦夫人人
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二年爲蚤也勝天下之
賊者萬人爲少也或曰吾聞寡夫重閉蓋鍵乎解曰
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
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倡而
爲妻也爲倡且淫爲妻且禁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六

終



唐文粹
卷四十一

二十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七

宋吳興姚鉉纂
明建武鄧漢校

古文已總二十六首

說二十四訂一附

天說柳宗元

朝日說

稽說

師說韓愈

儉不至說來鵠

水樂說元結

訂司樂氏附

捕蛇說柳宗元

貓虎說來鵠

說鷓柳宗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天鷄 羅隱

田說 羅衮

竄利說 李甘

原晉亂說 楊夔

吳相客說 袁皓

雜說五首 陸龜蒙

雜說四首 韓愈

評二

祀黃熊評 程晏

漢史替桑弘羊評 張戔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
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
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

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祿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
氣散敗逆壅底爲癰瘍沈贅瘻痔亦蟲生之木朽而
蠹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
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
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
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
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窆墓以送死
而又穴爲偃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
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粹然使天
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

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
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于
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天人之舉不
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
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
爲如何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邪則信辯且美矣
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
之地混然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
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
宄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
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惡
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
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
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
果蓏癰痔草木耶

朝日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曰朝
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說者則朝拜
之云也今而加祀焉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
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

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溪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斲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璫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之類足矣又如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寮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禮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禮進有司以問禮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則質于戶部戶部之辭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瀉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禮乃通若是古矣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恟恍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恟恍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况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

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盖于人者何也余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爲之邪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爲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及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豈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亦遠矣而恥學

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者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知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聃剡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未必不如師師未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予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詒之

儉不至說

來鵠

剪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遞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邪委餘食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遞相駭曰家之何處弃食邪燒衣易驚弃食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焚之弃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廐有

無力之馬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馬食其粟與其弃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嘗少有驚駭者公孫弘爲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國恃奢服晏子爲齊相豚肩不掩豆是駭家之弃食也而不能駭景公之廐馬千駟

水樂說

元結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磴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又於耳尤便不至南磴即懸庭前之水取欹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訂司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和分五音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使門人以南磴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曠多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次山病餘惛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泠然便耳醉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爲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汗辱君子之車僕樂官去季川問曰向旣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爲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爲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

則以爲錯亂紛惑甚不可聽況懸水淙石宮商不能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可樂氏非全士安得不甚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和絲竹之流妙宮商角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清瀛滄溶不變司樂氏之心嗚呼天下誰爲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捕蛇說

柳宗元

未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孳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

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未之人爭犇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六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父已病矣自吾之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人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嗟毒厲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

馬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馬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馬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懼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常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俟乎

觀人風者得焉

貓虎說

來鵠

農氏將有事於原野其老曰遵故實以全其秋庶可望矣乃具所嗜爲獸之羞祝而迎曰鼠者吾其貓乎豕者吾其虎乎其幼感曰迎貓可也迎虎可乎豕盜於田逐之而去虎來無豕餒將若何抑又聞虎者不可與之全物恐其決之之怒也不可與之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如得其豕生而且全其怒滋甚射之獲化之猶畏其來况迎之邪噫吾亡無日矣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聽然而笑曰爲鼠迎貓爲豕迎虎皆

爲害乎食也然而貪吏奪之又迎何物焉由是知其不免乃撤所嗜不復議貓虎

說鷓

柳宗元

有鷓曰鷓者巢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于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鷓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邪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望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

乎鷓耶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曰爲甚今忍而擇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絕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邪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宐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邪今夫鷓其立趨然其動著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邪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鷓者吾願從之毛邪翮邪胡

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饑

說天鷄

羅隱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鷄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鷄之雄也伺晨則他鷄之先也故謂之天鷄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田說

羅衮

一夫田甲氏乙氏判而農之乙氏糞其田田善收甲氏以爲不善守天地之和風雨之絜而不善收噫造化之功不如糞土乎

竄利說

李甘

吾竄乎矣竄吾竄利也利所趨也所竄也吾將爲之所爲也吾豈爲人之所爲也哉今是頑人曾無不忍之心然常獨有忍心者繇害於利也且謂螻蟻太於麋鹿則許之乎聲不許也然人顧而遭螻蟻則迂足而活之過而傷螻蟻則失聲而痛之顧而見麋鹿則援弓而逐之幸而中麋鹿則失聲而喜之忍於大者不忍於小者何歟麋鹿利於口腹也螻蟻不利也故

居於利則雖麋鹿忍也不居於利則螻蟻不忍也然則羈於利而忍於麋鹿者獨小人邪長人有甚焉長人則果忍於人矣烏有是哉前有將官兵以誅恒蔡叛者不十餘戰而能殺萬人則師善不能殺萬人則師恥豈翅忍乎從有侈富而劫死者有怨曠而姦死者有饑寒而道路死者有加兵死之數今是長人固有不忍之心然獨時有忍心者亦繇害於利也是故利滋博者忍滋多也吾方與之角利將在所不忍乎故曰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如此俛讀倚詠孳孳於策弒者竄而非邪然吾之所竄竄乎心也不竄乎身昔者趙狐正晉先盟五合諸侯傳曰生不及利彼豈竄吾身哉

原晉亂說

楊 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翬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卞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僞致此隳敗猶欲崇慕虛誕汗蠹時風奏請鞫之以正頽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絜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僞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初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

舩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壺之奏
黜屏浮僞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
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
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吳相客說

袁皓

孫室季壞其相更相語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
客前而語曰相君不聞物之化者邪蛇化為龍龍之
孫見蛇而笑之謂吾祖之世龍焉殊不知蟒之腥尚
存乎大澤之畔家化為國國之孫見家必笑之謂吾
祖之世國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歷山之下蓋

曰知龍而不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聖人也用
均而不能嗣而况吳以干戈而得邪相君諭而泣

雜說五首

陸龜蒙

先儒曰瞽叟憎舜使塗廬浚井醜于觴酒欲從而殺
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以鳥工龍工藥浴注云豕
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
得不敬况舜壻于天子頑嚚嬖戾者獨不畏之又從
而殺之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乃受教
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
免也固堯使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弃之命之曰弃宋芮司徒之
生女也始弃之亦命之曰弃邵弃爲稷官蒸民賴之
宋弃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
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何如耳季
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
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
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
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系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
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爲王生結襪襪之有
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八九奚
襪帶之足云

柳下季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
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
乎無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
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
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
矣失其所憑依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

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帝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佞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爲不矢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

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邪

祀黃熊評

程晏

傳曰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夢熊以爲厲鬼子產曰魃之神化爲黃熊魃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預又注曰言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也曰異乎吾之說也若魃爲夏郊三代祀之即掌周禮者存焉晉爲主盟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邪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二也魃若爲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三也若爲一國之厲即有侯東海者國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况祀爲夏后魃有歸祀又不爲厲是不可祀者五也子產

言崇厲之事有二吾取其一焉言實沈臺駘之祟吾取之矣黃熊之厲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黃熊安可執加魃厲而爲昏越之祀哉

漢史贊桑弘羊評

張 戣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

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滛酗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爲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况攘臂抵掌力爲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起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爲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租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爲盜者

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
鹽鐵析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
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
負於弘羊哉卜式絜已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
烹以致用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柰何以錐刀異
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八

宋吳興姚鉉纂

明建武鄧漢校

古文庚 總一十五首

符命

貞符 柳宗元

論兵二

罪言 杜牧

原十六衛

折微十二

帝王所尚問 李翱

漢武山呼 羅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高之讓

蒙叟遺意

詰鳳

陳黯

登華旨

沈顏

窮達志

程晏

禹書上

劉蛻

禹書下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讓非賢人事

知道

房千里

貞符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貶所量移流人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耳自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皆公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

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究備武陵即扣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臣死無所憾是用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擊鬪怒震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唯人之初總總而

生林林而羣霜雪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
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
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際焉而鬪力
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
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徃徃爲
曹於險阻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
怠者奪於是而有聖人焉曰黃帝造其兵車交貫乎其
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
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嶽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
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

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
不極亂而後稍可爲世也以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
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
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
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求祀
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
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皆詭譎闊誕甚可
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珉登能
庸賢濯瘳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臣妾乃
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之珉

增以騶虞神鼎脅毆縱踊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
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驚逆其後
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
厥德魏晉而下危亂鈎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
克久駁乎無以譏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
爲鼎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
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
濬滌蕩沃蒸爲清氣踈爲冷風人乃溲然休然相睎
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椽斲屠剔膏流節離之禍
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

枿抵掎奔走轉徙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
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
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
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
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慄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于
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歛發謹飭歲丁大浸人以有
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厲而友大生而
孥愷悌祇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
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不揚于
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理孝仁平寬惟祖之則

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末末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雒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潛深鴻龐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廟郊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謚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理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燠于褻沸炎以澣殄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糧刑輕以清俾我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之神其祐爾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冥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汭于比祝栗于南幅負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從祝之心誠篤之戶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末末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

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其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
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
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
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
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淫工
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
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
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

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
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
時蚩尤為兵階阪泉今河南開封縣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
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文常傭役諸侯至
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
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
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鄆魏武舉官渡三分天
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
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
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

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
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
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是以致
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
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
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
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畫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
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
瀕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
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

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
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
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
使生人未至於帖泰邪豈其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
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
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
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
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
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
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

孰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
 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
 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
 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
 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
 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
 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
 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
 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
 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

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
 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
 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
 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埤壘相望朝駕
 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
 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
 下兵誅蔡誅齊頊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
田弘正昨日誅滄頊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
史憲誠魏也來降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
 以失魏也田布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

魏也

李聽敗

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

也非魏强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毆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毆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鬻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談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襄公鄂公之徒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裡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

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教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凡有四百七十萬人三時耕稼襍種未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師雅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猝

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師雅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劇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滿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奚契丹吐蕃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去聲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肝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

外則叛

韓燕七國近者

居內則篡

卓莽曹馬

使外不

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

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

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也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

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

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

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教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

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

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

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戕割

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

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殄

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

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

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

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

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

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帝王所尚問

李翱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

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僊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爲救如火蔓而燒也人知其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過其流者則必大爲之防矣故夏之政忠湯之政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爲禹湯武王之所爲矣繇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于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也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也不可休而作爲之者也

漢武山呼

羅隱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唯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爲國之大蠹

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踰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况千口萬舌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爲祥而爲英主之不幸

子高之讓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悸慄不敢以所得爲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之政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嶽以腸胃爲江河一巨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澤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詰鳳

陳黯

嘗得楊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欲伸之以爲鑒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絢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爲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故若是邪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徊翔無間邪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則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

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爲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邪噫言之不思有如是邪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爲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侔然楊雄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爲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教邪且已不

能信人况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登華旨

沈顏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論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邪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位之徒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窮達志

程晏

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小者人之役大者人之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於諸侯諸侯不用我言則去之豈不以小窮而大達歟衛鞅論帝王之道於秦伯秦伯寐於是鞅乃易之以霸強之術而苟容之豈不謂小達而大窮歟君子不患乎無才患乎不知窮達之理也孟子大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衛鞅大窮捨正路而趨盜蹊者也秦不知蹊以問

鞅鞅指之趨盜蹊而強去也我知盜之蹊而返然之曷若遵正路而遠盜蹊哉

禹書上

劉蛻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鮌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鮌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其家爲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鮌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爲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爲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爲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諫其怠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鬼神云

禹書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能治其心故禹後雖以身充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爲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

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爲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爲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爲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爲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爲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陞師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苟伊尹之讓汝鳩仲虺太公望之讓太顛閎夭則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

揚蹈厲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
顛百閔天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知道

房千里

世所以爲達者貴爵富祿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
其計耳孰聲口飮味目厭色斯所爲常情之大欲也
世之所以窮者秩不足以庇身祿不足以充用侮不
能威辱不能刑聲色不足於耳目滋味不甘於口舌
斯所謂常情之大不欲也然而聖人汲汲於祿仕者
豈不爲是邪曰非也聖人爲人者也恒人爲己者也
聖人負其資得其地逢其時有其祿然後因其基流

其德澤猶水之居高者決而漑之其浸必廣聖人之
所以爲榮者導人於仁誼然後使萬千年載其烈光
爲巍巍之德功以浹於生人者也恒人之爲己者期
於厚祿貴位位以私尊祿以私富益尊而愈驕益富
而愈汰以滯快一日之欲纔放肆於氣未絕之間者
也聖人有其時有其位行其道以及於人無其時無
其位奉其道以自飾故聖人進不爲榮退不爲戚而
常得其道恒人幸其時竊其位竭人以自足無其時
失其位任其愚以自困故恒人進以爲己榮退以爲
己辱而常失其道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孔子歎行已之道足以致是而時王不用已之道道無所施非歎其身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恒人之所悲不達者率曰吾妻不能羅襦吾兒不得肉食耳豈嘗少及於外物哉聖人以德澤流於人雖九命崇錫不以爲厚以其所償果當外其身而公於天下非已幸也恒人無毫毛以禪於人苟幸得祿仕即逸豫以自怡以竊取偷得爲大黠其所得幸也孔顏聖賢也豈嘗聞伐樹瓢飲以爲已辱哉姬旦亦聖人也豈嘗聞受封攝理以爲已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而恒人之樂也外內故常有餘外故常不足有餘故推於人不足故取於人有道之人麤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若然者富貴者文飾於外也彼之所謂仁誼者質充於內也西子不華嫫女錦縠是不能易其美惡後之君子窮於時者當思負其內而自篤無以其外而諂人達於時者當思勉其內以自飾無以其外而驕人苟如是庶幾乎知道矣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八終



唐文粹

卷四十八

二百六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九

宋吳興姚鉉纂
明建武鄧漢核

古文辛 總一十七首

毀譽五

明分 皇甫湜

毀 段成式

諷詐 王藹

內夷檄 程晏

時事四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書褒城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鞭賈 柳宗元

荆巫 羅隱

變化八

象化 牛僧孺

移雨神 司空圖

風雨對 羅隱

浪翁觀化 元結

時化

世化

蠹化 陸龜蒙

蟹志

明分

皇甫湜

天下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孰謂人君子小人是也孰謂分君子小人之別是也彼誠君子矣為之無不是彼誠小人矣動而非故

君子指人之過為嫉惡譽人之善為樂賢言已之光美擬於堯禹參於天地為昌言順則為周公變則為伊尹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君子而已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為毀譽其譽人為比周言已之光美為矜夸變則為賊順則為偽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小人而已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余故曰天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橫天地絕古今人之所由者二而已

讒國

沈顏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故人君弗為意也
 且曰彼誠佞邪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邪予不過黜
 一臣予授天命有天下豈少若人乎奈何拂予心而
 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百忠退矧忠者寡
 而佞者衆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高讒李斯
 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懷
 王愚故曰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悲夫

毀

段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衆人人得而防之今
 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違頓感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
 豈雕刻機杼有淫巧乎言非有乎

諷詐

王藹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為災忠信不可斯
 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為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
 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萌狂瞽
 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酗人之所恥也
 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酗誠可恥也
 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酗為藏身之數禮法忠信直
 也狂瞽荒酗詐也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
 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內夷檄

程晏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
 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
 倔強王化忘棄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及竄心於夷
 吾不謂之華矣竄心於夷非國家之竄爾也自竄心
 于惡也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邪華其
 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
 信於中國者即為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
 有悖命中國專倨不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
 倫齒豈不為中國之夷乎四夷內嚮樂我仁義忠信

願為人倫齒者豈不為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
 名尚不為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
 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
 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
 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
 百寮廷諍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
 等書徒以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
 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

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禮邪又嘗入太學見叢鬣負工而起若皇堂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得行大射禮邪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邪比虜驚齒邊畔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况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邪武皇帝時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齟舌相戒况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奏諍事

邪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尚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其縵志其未凡補缺六者十二正詭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書褒城驛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

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其蕪堂廡其殘烏覩其所
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
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轂交
蹄劑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
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
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
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
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糜毀器
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
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

之際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旣
有老叟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
天下富蕃號爲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
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
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
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
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旣已輕
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
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
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

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才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老曠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予視其首則拳感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搯之滅

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翻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爇湯以濯之則邀然枯蒼然白則黃者梘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踉不已墜之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梘其貌蠟其言以求賈伎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

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荆巫

羅隱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歡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醑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况異於是者乎

象化

牛僧孺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咨王甚愁儒有言曰王無愁也象之誤也夫龍善化雨而時在乎天天使雨龍得化不使雨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其化者也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性莫若心而已使性非心可象則鳴鳩之性均而木刻鳴鳩足以象均邪獬豸之性觸而瑰飾獬豸冠足以象觸邪龍以性善化而龍於化人者衣衮則其象不以土木亦

明矣湯是以龍其聰而深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言若出為雲而物仰之有陰智若躍乎淵而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百姓視王為雨也雖七歲炎災不聞有咨者而况三月哉

移雨神

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剝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恡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為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為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數者何以為神假曰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為神危之奈何

風雨對

羅隱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數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數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為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

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
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
雪霜為牛牟之本矣復何歲時為復何人民為是以
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夫欲
何言

浪翁觀化

并序

元結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
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為四時四時形化為萬物萬物
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
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
兩忘終世相無此有無有無相化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
兩求終世相有此無有無有相化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

有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論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爲嗜慾化爲險薄仁義爲貪暴化爲凶亂禮樂爲耽淫化爲侈靡政教爲煩急化爲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爲溺惑所化化爲犬豕父子爲昏慾所化化爲禽獸兄弟爲猜忌所化化爲讎敵宗戚爲財利所化化爲行路朋友爲世利所化化爲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爲威

權所恣忠信化爲姦謀庶官爲禁忌所拘公正化爲邪佞公族爲猜忌所限賢哲化爲庸愚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邸姦凶爲恩幸所迫斯皂化爲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爲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爲徃行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爲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爲宮寢或曰數於祀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爲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聲呼爲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爲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感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爲斧鑕日月化爲豺虎山澤化爲州里草木化爲宗族風雨化爲邸舍雪霜化爲衣裘呻吟化爲常聲糞污化爲梁肉一息化爲千歲烏犬化爲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鬪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邪人民晝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邪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邪人民奔走非深

林蒼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邪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邪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邪人民勞苦相寃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邪人民多饑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污非梁肉也邪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邪僵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邪

蠹化

陸龜蒙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感感然類蝥螿而青

翳葉仰齧饑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棖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儼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胡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黑鞢蒼分朱閒黃腹填而脣墮綏織且長久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荷薄風露攀綠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蝥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莽枯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遊類絜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爲橘之蠹後不見觸蝥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蝥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楊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爲介類與龜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勞行者歟參於藥錄食䟽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爲災子雲譏其躁以爲郭索後蚘而已蟹始窟穴

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感涕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鍛斷短其江之道焉爾然後奔紛越軼逝而去者十六七既入于江則形質歸大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逝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邪捨沮洳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邪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楊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楊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以至於海是人之智反出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九

終



唐文粹
卷四十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

宋吳興姚鉉纂
明建武鄧漢核

碑一 總六首

嶽瀆祠廟上

后土神祠碑 玄宗御製
張說辭

西嶽太華山碑 玄宗御製
張說辭

北嶽恒山碑 張嘉貞
南海神廟碑 韓愈

黃陵廟碑

燕支山神寧齊公祠堂碑 楊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后土神祠碑銘

并序玄宗御製

張說辭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禮樂有權神祇是主郊兆所設雖定於厥居精靈所感則通乎變化大匠歸正旁行不流惟創制者爲能之亦安在守文而已睢上祠者本魏地郊丘之舊而漢家后土之宮汾水合河梁山對麓地形堆阜天然詭異隆崛岉而特起忽盤紆而斗絕景象相傳盼蠻如在有物不可以終否有典不可以遂廢故推而行之歲在癸亥始有事于茲焉在昔后王時邁省方柴燎告至幽隱胥洎大舜則五載一巡武帝則三歲一祭今時代丕變人神禮煩朕就

爲損益折以法度一紀再駕亦無闕焉二十年冬勒兵逾萬騎旌旗亘千里校獵上黨至于太原赫威戎於朔陲沛展義於南夏肆觀羣后道有以大備懷柔百神文無而咸秩先是有司宿設恪敬乃事己未師頓于齋宮庚申親祀于后祇聖考在天侑而作主何禮不舉靡神不徧徃者漢氏之祠也牲以養牛五歲覲粟無所責其誠籍以采席六重藁結不得尚其質事與古反義不經見朕因其地而不因其儀取其得而不取其失凡牲幣法物之事歌舞接神之類咨故實於方澤不遂過於元鼎此皆公卿大夫鴻生鉅儒

獻其方聞臣於不逮朕何有也且王者事天明事地
察示其本教以孝柰何郊丘之禮猶獨以祈穀爲名
者邪於戲享于至誠錫以繁祉黃雲蓋於神鼎絳光
燭於靈壇自昔已然乃今復見斯固陰精有所寓寶
氣爲不誣雖寂寥而不動亦動之而斯應顧朕之不
德靈感何從賴累聖 祉福流所致乃肯災肆赦與
物更始大賚天下 屢兆人山川鬼神鳥獸魚鼈莫
不允若莫不成寧此所以仰覆載報生殖資元元盡
翼翼豈與夫封禪有牒專在求僊祕祝有辭密於移
過而已銘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義有大報
用協未貞茫茫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彼汾之曲高睢傑異景象遺光壇場舊位寂寥千祀
精靈長閔誣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者秩而祭之
矧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陰乃爲我師意多漢武
跡在橫汾風流可接簫鼓如聞壽宮創制神鼎勳
古往今來豈無斯文

西嶽太華山碑銘

并序玄宗御製

張說辭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
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

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磔堅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覲羣后爰自夏氏迄于隋室朝廷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怠也故亦祥休明災淫慝未嘗爽也皇天眷佑

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盼蠻神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啓椒醕雖薄景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賽可一二而道邪記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瑤池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僥覲朕學犧文之道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永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爲

長生以業傳百代爲不死焉羨置集靈之宮虛望非
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學者哉於戲維嶽配天上弼
予志予欲太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樂諧神人嶽聽
予思其維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于嵩語
酌古訓心通神境善而不荅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
其念哉十有一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
鑿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牀霓裳可接風過松嶺仙
駕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梗
槩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銘曰

嶢嶢大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削
菡萏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
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挹
石室僊開海絕瀛洲天遙玄圃偉哉此鎮崢嶸中土
鬼神乍遊風雲忽聚高標赫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
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向會神西后在位
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北嶽恒山碑銘

并序

張嘉貞

有國者殷薦于天地望秩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家
者嚴禋于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上下
交泰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爲水其味鹹五鎮俱清

恒爲冬其音羽大哉茲嶽殊於衆山嵩華乃踞於近
甸衡岱不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
夷有四昴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郡有五寶符在
代則高襄以臨之其頂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
足也下捺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磅異魏截幽燕拒
洪河撐大海頽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嗟峨巉巖一
宇內之標格者也故知惟土有精惟山有靈窟窟冥
冥其道至平其德至貞氤氳馨馨日之不覩夫形耳
之不聞夫聲陰陽不測天奧所以存像設建祠庭矣
稽彼上古泊乎中運五載巡狩百神懷柔皇王令典

以之協祚歷數昌期以之交泰粵自嬴漢爰逮周隋
匪修匪虔或僭或侈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
者其事訛於戲黷祭虛陳昭靈罔答更張禮秩固待
雍熙粵若我唐止百王積教奠惟我后揚五聖丕烈
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籍北鎮柴石碑西嶽泥東
岱是用告厥功祇其祠也故穰穰多福獲於彼顛顛
衆心徯於此而今獫狁不熾已方餘辰邊隅於是乎
靜雨雪其滂乃屢盈尺稼穡於是乎豐豐歲已成惟
君能事斯北巡之禮胥詠其蘇雖黜輅纁旂未由冬
覲而圓珪方璧毋日天來或事舉必祈福行宜賽則

有公卿而奉告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酌洗則有侯
牧而奉新章也非夫昭信雄直豈有享於明代哉是
以河朔人風潔誠而禱蠶穀者多矣春秋孟冬首三
之日尤劇蘋藻自羞若從官歛樵蘇不禁孰敢私伐
盖威靈感通以致爾與其淫滔而求者異乎夫道莫
先乎真政莫先乎淳參造化以變萬物莫先乎神資
皇王以富四海莫先乎人護神莫先乎君公正人莫
先乎師長景寅歲乃命非才謬兼軍郡欽若明詔持
兵導俗無敢懈怠名山大川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
昭神寢于嶽之陽伊嶽致神惟神主嶽高柯古榦幽

蔚陰翳俯仰瞻對精鬼肅慕慄然何爲故以嗟歎嗟
歎之不足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以章德事可追於
風雅詞無隱乎聞見神而聽之頌斯作曰

五宿熒煌風政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
兮五宗盤薄陰化成敗下彰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
介兮天平地成神道助貞人事以寧兮皇極帝力神
道助直人事以息兮禎祥日新既祠既禋國力斯春
兮風雨時若是耕是穫家勤於作兮至神通兮昭冥
協和至道默兮勤敷頌歌大恒如礪明德惟峩

南海神廟碑文

韓愈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

遠故常選用重人旣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祝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旣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品狼籍邊豆薦裸與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巖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裸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夜視冊誓羣有司

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櫜五鼓旣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其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蜿蜿蜒蜒來慕飲食闔廟旋臚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鞀鼓嘲轟高

管噉謀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孝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于屬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米八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四面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

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所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令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黃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元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旣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

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楚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記年帝王之後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

方也以死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也二妃旣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揚癘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嶽州願易廟之圯墉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因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旣至州

報曰碑謹具篆其事俾刻之

大唐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邪開右地置武威張掖而山界二郡之間連峰委會雲蔚黛起積高之勢四向千里陽崖有枯栢之材備斡革陰壑有堅剛之璞化五兵維人氣雄其畜多馬虜得之以制陰國主天街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漢得之以斷右臂卻南牧西距于海北經于河自外而望上也雄雄乎一氣旁陰朔鹵前衝塞門與積石來朝崐崙相負洎涉蒼蒼臨峻極則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青冥

在混元之中絕壁揭宇宙之外舊史云封祀之山八中國之外三自夏缺秩奠漢攘疆土于時更而土者莫能配天其意者將繼禹之業以俟聖人乎維唐之三十載賁玄化之紀息金革之墟蠢蠢蒸然萃于聖澤於是左丹穴右崆峒古所未賓咸頓首於路門之外天子登神宮勒金板將復義于羣嶽告成于旻蒼議云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而主戎國俾蚪螭者爲師爲旅貔虎者爲妾爲臣不在於巨靈乎其封禪爲寧濟公錫之盤帶備厥禮物詔邦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日築靈祠于高麓之陽每歲盛秋以

笙鏞之器錡釜之品率封內以望之朔羣神以會之
旄頭弩牙金鼓七校車徒十萬從饗于廟庭大闕于
山所以因天界以崇聖功垂地險以恢遠略也觀夫
叢巖懸抱煙雨屑宰宮庭晃其薄暮林石古而幽陰
神其居之可以禱安靜矣拊空桑變鍾石神其聽之
可以感和樂矣大玉還帛熊蹯桂漿粲其傾筐采物
煌煌神其歆之可以祚有年矣維石巖巖日月不老
維靈是與生此熊羆神其薦之可以奉吾君矣於戲
陳信克享正祠幽感宜乎有祈而降有祭而歆龍也
無風雨之愆敵也無氣焰之作此神之職又何羞焉

而作頌曰

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突兮風雲駭峯蹲龍兮入天
門氣變蛇兮煙嵐昏祐自天兮得終古備華蟲兮駕
朱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一終



居之粹
卷五十一
六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七

宋吳興姚鉉纂
明建武鄧漢校

碑二記碑陰文附總九首

聖帝一

虞帝廟碑 張謂

先聖六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河中府文宣王廟碑 常仲儒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 李邕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 程浩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附杜牧

謁夫子廟文附李觀

大儒二

文中子碑皮日休 文中子碑司空圖

虞帝廟碑銘并序 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羲仲龢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於內堯之九男服勤於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

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后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衆乎咸若無爲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依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曆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

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
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
高視前古大夸羣雄猥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
此河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
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未爲世教游夏之徒豈
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穿
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滄帝之遺
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
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宣大
樹風教小康黎元相岡巒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塏

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徵閼
宮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觀東后朝衆
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敢升堂自愧于廊廡之下高
光不敢及戶退慙于閩闕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譏焉
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
文於玄石其銘曰

系自顓頊家于勾芒大口竒表重瞳異相俗變山中
風移河上其器不窳其人皆讓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惟彼陶唐禪于有虞域中交泰天下昭蘇彩鳳聽樂
黃龍負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脫屣城闕遺形江海

陵廟有依山川無改象耕耨猶在託此巖阿
神心若何蒸嘗昔少俎豆今多百越迢遙九疑嗟峨
湘雲古色楚水新波庭羅松桂森若容衛檐度風飈
宛如簫韶黎庶以寧陰陽以調憑茲聖靈祚我皇廟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
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非
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禮巍
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
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矧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

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
勾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
孔子之盛所謂生人已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
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
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
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
又令工改顏回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
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
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
得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

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
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
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
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先師所處
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
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
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
珠詞碑石以贊攸始

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

常仲孺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
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
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
之庖羲氏甄才煥文君人子天神農以之首於皇而
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筭命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
於帝而法玄德也夏后氏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
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
周而衰焉平栢以還鴻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羲農
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
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

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敘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彛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故禮云百代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遡其元命可以致於清靜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讓蹈其夷曠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滔滔源德滋非而霸功作矣代易於上教尊於下運否於既往位崇於將來形於國而達於家萬樂和而百禮成郁郁洋洋與日月而終矣巨唐教本六經德懷三古拯大道於旣溺復醇源於已醜追謚文宣顯用王禮太學之

制形于四方貞元五年秋仲上下元帥司空侍中咸寧王渾公有獻于先師退而言曰斯廟也左廡右署前軍後府晨暮之間誼闐四起非肅雍致敬之地爰命略址于城得南端安焉出奇食之中財任閒人之餘力屬役如素十旬而成祠庭有閑薦設有嚴衅落之禮行饗獻之儀具是則賈之器薄師之閱習吏之譏訶寂寥于茲矣噫我公以身柱國竭力戴君齊心孔門稟奉如在易曰化而裁之默而成之公氣和陰陽德會幾義又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公志尚純一行必中正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公有全社稷之

勲合經緯之用又曰學之無倦行之以忠公有遵理
化之勤及人民之信古訓是式新廟奕奕尊異顯赫
舉集其門也至哉小子明朝退飛幕府獲祐歎息徘徊
敢揚頌聲其辭曰

昭昭五星玄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
災昏祥明聖人居中百化適成五星九玄醇朴不曜
降及堯舜存乎典誥文王既沒孔子乃紹質文異時
日月代照肇自開闢瀕洞無跡考于六籍窮古盡昔
微禹之功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
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萬國羲軒之道夫子明之

百王纘焉仰而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
式而弘之皇帝之化藩翰揚之司空行焉敬而將之
肅肅新祠煌煌盛儀祀享不失弦誦以時儒風載揚
天地同期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銘并序 李邕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
揚擢大抵宣考神用逮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
其揆一也昔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
禍則皇帝興聖重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
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谷轉死爲魚蠶食不粒

則堯禹並跡振拔隱憂道首百川康四國粵若殷禮缺
周德微宋公用鄆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粲然成章
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彛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
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者乎故夫子之道消
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
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
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
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
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
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教則

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
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
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
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
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
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
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
黷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
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齊一時未有薄遊大
夫僻居下國德教旣徃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

於後續君長萬葉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
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而可稱蓋配天而爲大者
也我國家儒教浹宇文思啓天伸吏曹以追尊建禮
官而崇祀侯褒聖於人爵戶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
學流錫類孝行敦悅施於方國光覆彌於胤宗三十
五代孫嗣褒聖侯璲芝字藏暉洎族賢元亨等或專
門碩儒罔墜于緒或餘波明哲載揚厥聲乃相與合
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曰勿剪一
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
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岳歎宜其悚神馳臆膝行膜拜

陳齋祭奠嚴祠樹繚垣以設防刊豐碑以爲表兗州
牧京兆韋君珪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俗休有
政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清節持遠
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字子亮相門開
祥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錄事參軍東海徐
仲連功曹成陽蓋寡疑倉曹太原王道淳弘農楊萬
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兵曹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
甫佺東海徐光彥工曹滎陽鄭璋參軍扶風竇光訓
及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主簿吳興施文蔚清河晏
弘楷等宦緒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觀奧遊聖欽風僉

同演成乃共經始其銘曰

元天陰騭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
在此逢聖吞沙薦虐軒黃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
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刊詩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
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
六順教興四教皆作茂功濟古至道維來首出列聖
席卷羣才大名震耀廣學天開蒸嘗巾宇頌聲窮垓
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
祖德斯崇乃刊聖烈用廣休風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

程浩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
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
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
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
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
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
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
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
釋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夫子聖人
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

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
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捨之者亡昔否於周今泰
於唐不然者何被袞而裳垂旒而王者哉扶風古縣
也在京之西環渭之北聖標關輔之首雄壓劇秦之
大有尉曰袁弁者學吞漢臺賢負伊鼎文則變雅行
乃矩物其爲政也剛以斷其理身也柔而立廻大君
之清問動賢相之精選寅奉詔旨廓新祠宇廟閣岑
立宮牆鳥趾睟先師於兩楹羅亞聖於十哲砌蘭有
主院柏分行徂庭自肅入室加敬陳牲牢而如在閒
邊豆而無筭天下大軍之後也時弊而沒禮域中小
康之前也俗媮而迷歸尚儒以戢兵設義而銷戰使
人從善遠惡而不自知大哉袁氏之子其用心也至
矣邑宰李公才思練達政心和理風聲樹於不變毗
頌樂而不支縣丞主簿尉等琅琊王畿黍稷公器覽
容色窺相公之明鏡整鬢鬚氣趣相公之龍門雲霄坐
馳鳴躍可俟浩自帝鄉薄遊鳳翔入境而醉聞佳政
告歸而殮味尤績前尉許贄起予能事春秋之徒如
何勿書時大曆二年某月日記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苟

卿祖夫子李斯事苟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知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沙爲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僻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

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荀脯麩往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性不可殺以天子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

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天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謁夫子廟文

李觀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正詞爲繫執繫爲奠恪以上栢撥之十有三祀孟秋之月朔修冕帶問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施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其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

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
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
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誼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
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
討論烝烝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
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
會飄飄湮淪弦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
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
之窮乃有如是邪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
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則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
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
田畝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
者乎惟夫子生實陪臣沒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
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
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
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燒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
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末而能安古而更
新降康下民夙有烈光訖無閒然小子忡忡慄慄拜
奠而出匪作匪述

文中子碑

皮日休

天不能言陰騭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賢聖賢之道
句德與命符是爲堯舜性與命垂是爲孔顏噫仲尼
之化也不及於一國而被于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需
及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者乎故孟
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復出于世而可繼孟氏者復
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
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說以行教于
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先生則
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
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

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
子之門人鬱鬱于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
其道與孔子孟豈徒然哉設先生生于孔聖之世余恐
不在游夏之亞也况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垂不及
覩吾唐受命而歿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
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歲生曰皮子嗜先生
道業先生文讀文中子後序尚闕于贊述想先生封
隧所在而爲銘云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侯聖暢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
六藝騰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爲唐之禎

差肩哲相接武名卿未踰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文中子碑

司空圖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斲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聖祖之柄授必有施臣庶之績濟亦厥時子惟善守賦而不私克輸於我貞休之基



唐文粹

卷五十二

十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二

碑三 摠五首

嶽瀆祠廟

嵩山啓母祠碑 崔融

三城韓公廟碑 李華

子廟文 陸龜蒙

嵩山啓母祠碑 并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漢校

少室山少姨廟碑 楊炯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崔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測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感事因通變乾棟傾而三光
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爲魚
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鼈訪遺蹤於女峽風雨蕭條
徵往事於姑臧弦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
誰子旣老氏之多情忽然爲人寧賈生之足辯仰觀
俯察裁識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未窮死生之說得於
道而失於道義有必然出於幾而入於幾理無或廢
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臣謹按啓母廟者蓋夏
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厥後相傳
或爲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記並不尋

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粵若
玉斗璇璣李母之居鄰比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
西山氣爲母則羣物以萌月爲母則容光必照坤爲
母則上下交泰后爲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
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
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子娶於度土
之辰女婚於台桑之地搜奇帝紀識異歸藏東生發
蒙而有述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
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叙其嘉應士歌南國徒聞候
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

西啟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啟母祠隨巢之說有徵
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
之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蝶竦仙婦之月作蟾蜍
精衛銜木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嬪山崩蜀道臺侯
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羣下
莫尊於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矣哉不
可得而補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與運而生繼天而
作程乾元而造物海內如春闈混沌而爲家域中無
外天皇膺曆數順謳歌金匱玉板服皇王之能事衢
室而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元后瑞祺之辰

負黼袞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周邦赫赫其道洽於成
康漢室巍巍其化鍾於文景東漸西被遠安邇肅海
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
文歲時來死囿神龍八卦昏旦游池沼禮云乎哉無
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也必在於移風易俗司祿益
富家國於是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於是乎不天明
王三懼未嘗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隣莫能展謁諧之
用家安其業但聽於鄰雞人得其和遂同於野鹿表
識記奏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曷云尚也登太山禪
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窮聖神備道

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犧皇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殖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夔鼓載龍旗天則玄女受符帝則黃神降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摠秋令於金天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爲人極也絜祭祀義鬼神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顓氏之所以爲人教

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爲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蹠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小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於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雲稍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驚襄城天廻而地游雲合而霧沓周穆

王來遊太室先徵夏啟之居漢武帝有事嵩丘即訪
姒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睠興
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
壇遷迤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
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溪澗白霧
氛氲於巖嶺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
以威靈肅然夫其命有司乘務隙因高背下察隱嶙
之餘基審日觀星揆摧殘之落構周宮置臬郢匠揮
斤異態神行全模化造紅葩奪日飛累樹於山間綺
綴衝風架迴郎於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窻周施玳

瑁之椽徧覆琉璃之瓦赤玉爲階糝黃金作門闕山
如白岸樹似青溪羞蕙藻於前庭藉生芻於後徑蘭
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帚臨風自隔翳塵之境夢
臺雲雨宋玉對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書而幾倦壽
宮檐兮不擾象設安兮逾肅霜羅曳曳雲錦披披鴛
鴦褥兮翡翠幃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珮若往
而若還帶金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
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駁雲蔚鼎俎則
麟胎鳳卵烝蕙燃蕙餌膳則木密金膏玉漿瓊酒當
是時也合五嶽訊九魁選太陰命玄闕馮夷鳴鼓女

媯清歌左蒼龍兮吹箎右白虎兮絙瑟金真拂座玉
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風雨雰雰霏霏神姬下霜
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軒車合而羅綺陳智
瓊陪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填河津
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繇眇玄女以明月爲珠素女
以積雲作髻九天真母八極夫人畢集於茲矣青霞
衣兮翠雲來靈連蜷兮旣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
忽兮無見昔者齊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靈湘川水曲
留舜妃之響像墳壇或在徒聞分福之名棟宇不修
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

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
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奉綸旨式陳壯觀雖周人
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敢
作銘曰

九州地險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天宮蓄洩雲霧
震蕩雷風笙歌近接鍾鼓遙通其昔在媯帝洪泉未
塞昏墊下人汎濫中國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
分螺書徧刻其佩文北海省土南方還從碣石更下
台桑予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荒其宛
委旣登輾轅佇鑿家室誤往熊羆方作天道幽秘生